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十（上）

中華書局



顧頡剛全集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卷十（上）

中華書局

卷十日錄

尚書大誥譯證

序	3
凡例	10
前編上 尚書本子總錄	12
一、早期尚書殘存篇目及文字表(插頁)	12
二、漢代今古文尚書篇目異同表(插頁)	30
附 據漢石經殘石假定秦誓及書序全文復原圖(插頁)	30
三、僞古文尚書及所錄書序篇目表(插頁)	30
四、尚書石經錄	劉起鈞 31
附一 尚書石經簡表	66
附二 漢石經尚書殘存文字表	69
附三 魏石經尚書殘存文字表	81
五、尚書隸古定本及古寫本錄	劉起鈞 105
附一 尚書隸古定本及古寫本簡表類別	123
附二 國內所見隸古定本及古寫本尚書影本各篇 殘存情況及字數表	131
附三 日本所存古寫本尚書篇目索引表	150
六、尚書與儒家群經版本錄	劉起鈞 154
附 尚書與群經版本簡表	197
七、兩漢三國尚書異釋舉例及其批判表(插頁)	204

前編下	大誥篇總記	205
一	大誥篇本事(原缺)	205
二	大誥古今文字表	205
三	漢熹平石經大誥殘字	255
附	假定漢石經尚書大誥篇碑圖(插頁)	255
四	魏正始三體石經大誥殘字	256
五	唐石經大誥(原缺)	258
六	日本古寫本大誥(原缺)	258
七	書古文訓本大誥(原缺)	258
八	岳氏相臺本大誥(原缺)	258
本編上	語言和文字的整理	259
甲	唐石經本的校勘	259
附	尚書古本和校本系統表(插頁)	290
乙	歷代解釋選錄和補充	344
附	“棐”字古今異釋表	423
丙	章句和簡注	427
丁	今語試譯	439
戊	語音	周達甫 444
己	語彙	464
庚	語法	黎錦熙 498
辛	比較資料	524
一	王莽大誥校注	524
附	蘇綽大誥	539
二	古文尚書大誥的馬、鄭、王本及其注釋合輯	542
三	僞古文尚書大誥僞孔安國傳及孔穎達疏點校	552
四	蔡沈書集傳大誥和明、清兩代的補充	584
本編下	歷史之部——周公東征史事考證	607
甲	三監人物及其疆地	607

壹	三監人物及管、蔡在周王室中的地位	607
貳	“監”的字義	611
叁	管、蔡(霍)傅相武庚的傳說	616
肆	三監疆地及霍叔加入三監問題的考辨	619
伍	三監疆地的重新考察	628
附	三監疆地各家說表	636
乙	周公執政稱“王”	638
壹	戰國、秦、漢時人記載周公執政稱王或攝王的傳說	638
貳	西漢時兩次模仿周公輔成王的事件和王莽利用了周公的偶像奪取皇位的經歷(附明成祖)	652
叁	東漢以下經學家爲了衛護皇權企圖推翻周公稱王史實的各種新解釋	657
肆	近代學者重新揭出周公執政稱王的史實	669
伍	近代出土的兩件“周公稱王”的彝器	682
丙	三監及東方諸國的反周軍事行動和周公的對策	687
壹	反周的三監和東方諸國	687
貳	三監和東方諸國的反周行動及其原因的推測	693
叁	周的臣屬對於討伐叛亂的顧慮的推測	696
肆	周公假借卜吉作爲出兵的主要理由	699
伍	周公利用殷貴族的武裝壯大東征的力量	701
丁	周公東征的勝利和東方各族大遷徙	704
壹	周公東征和遷民的總叙	705
貳	康王以下東征和北征的總叙	727
叁	三監的結局	737
一	管叔和蔡叔(霍叔)的失敗	737
二	武庚北奔及其在東北建立新國和箕子傳說的演化	739

三	流亡到西北重建新國的殷人——空桐氏	761
四	遷至洛邑的殷人	767
肆	奄和蒲姑的南遷	774
一	奄國的被滅	774
二	奄的舊居地	776
三	奄的遷地	778
四	蒲姑氏的舊居地	780
五	蒲姑氏的遷地一——取慮	782
六	蒲姑氏的遷地二——吳	783
七	吳的東南遷和宜的分封	783
伍	徐和淮夷的遷、留	800
一	徐和淮夷的總叙	800
二	徐的舊居地一——魯東的徐州	802
三	徐的舊居地二——齊西南的徐州	804
四	徐的舊居地三——齊北的徐州	807
五	遷至江、漢及淮河流域的徐國	809
六	春秋時徐國衰亡的經過	812
七	周穆王伐瘠戎的金文紀錄、徐偃王的傳說 及徐族再向南遷的記載與傳說	815
八	濰水和淮河的關係	829
九	留在濰水流域的淮夷	832
十	遷至淮河流域的南淮夷	835
陸	祝融族諸國的興亡	847
一	祝融八姓和陸終六子	847
二	楚的原居地	869
三	周公伐楚的史實和周公居東的傳說	874
四	楚始遷丹陽，繼遷荆山	887
五	周昭王南征不復	893

六	楚人的領土擴張	899
柒	鳥夷族的圖騰崇拜及其氏族集團的興亡	913
一	鳥夷史料的鈎沉和遺物的發現	913
二	嬴(盈、偃)姓諸國的總叙	923
三	皋陶之後與伯翳(益)之後	930
四	少皞之後與太皞之後	951
五	殷商族和鳥夷的關係	970
六	秦、趙、梁的西遷	1010
附	古代東方民族在周王朝統治下遷留興亡表(插頁)	1031
附	少皞氏鳥名官諸種解釋表(插頁)	1031
戊	東土的新封國	1031
壹	伯禽封魯, 康叔、王孫牟(髦、中旄父)封衛	1032
貳	太公望子呂伋封齊	1041
叁	召公子旨封燕	1044
肆	微子啟封宋	1047
伍	周初“封建親戚”的史實和傳說	1048
陸	自戰國迄明對於周初東方封國史實的誤解和 誤說	1052
附圖(插頁)	原孝銓	1069
圖一	三監疆地圖	
圖二	三監反周及周公東征圖	
圖三	康王東征北征圖	
圖四	武庚北奔與建立新國圖	
圖五	奄與蒲姑南遷圖	
圖六	徐與淮夷遷留圖	
圖七	祝融諸國興亡圖	
圖八	鳥夷諸族興亡圖	
圖九	東土新封國圖	

後編上 討論	1071
目錄	1073
一 從尚書研究論到大誥校釋	李平心 1076
二 讀“尚書大誥今譯”疑義	黃慶雲 1097
三 周谷城先生來函	1106
四 夏定域先生來函	1109
後編下 索引	1113
一 參考書目索引(原缺)	1113
二 圖片索引(原缺)	1113
三 名詞索引(原缺)	1113
附 本篇參考書說明	1114
附 序一	1131
附 序二	1146
附 武王的死及其年歲和紀元	1155
一 武王之年	1155
二 成王之年	1162
三 國語、世俘(武成)與世經中的周受命及克殷年月	1168
四 殷曆中的周受命、克殷年	1189
五 逸周書中的武王、成王即位改元	1191
六 大衍曆議的克殷年月日和武王在位年	1198
七 自晉訖清史書中的武王在位年	1202
附 殷周之際紀年異同表	1206

編者按：此部尚書大誥譯證始作於1960年，七年間不斷修改(其中若干部分並請劉起鈞、周達甫、黎錦熙等先生撰寫)，至1966年“文革”事起而被迫輟筆。現據其1964年5

月所擬之尚書大誥譯證簡目，將現存各部分內容之末次改稿依次排列（其中原缺者已注明；後編下索引雖缺，然尚存本篇參考書說明一篇，附於此）。另將未完稿之序兩篇以及原爲史事考證所撰而後抽出之一章附於書後。

尚書大誥譯證

序^{*}

尚書，一名書經，是五經中的一種。據普通的讀本，即唐孔穎達書疏和宋蔡沈書集傳，一般是虞書堯典等五篇，夏書禹貢等四篇，商書湯誓等十七篇，周書泰誓等三十二篇，共五十八篇。西漢中葉後忽然出現了書序，說尚書篇數本多，給孔子刪削為百篇，兩數相較，應該是亡佚了四十二篇。這個說法，是宋以前人所深信不疑的。

可是傳到宋代，人們從孔疏裏保存的一點貧乏的歷史資料來研究，覺得其中大有問題。本來漢代有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的爭論，今文傳自伏生，古文出於孔安國。孔疏所根據的一本，說是孔安國傳下來的，這部書的傳（即注）又寫明是他作的，一篇總序也說出於他的手，真該看作古文家的嫡派。想不到到了宋代，吳棫、朱熹等越讀越不像，因而把它分析開來，哪些篇是今、古文所同有，哪些篇是古文所獨有。分析之後加以比較，顯見今、古文同有的各篇文字多數詰屈聱牙，古文獨有的各篇卻都文從字順，那麼，為什麼伏生偏記得它的艱澀的文字，而孔安國則專得其平易的呢？自從朱熹取得學術界的領導權，不少學者跟着他的懷疑路線向前鑽研，歷元、明、清三朝，這個問題竟得徹底解決，原來這部書並不是孔安國傳下來的，他所傳的古文尚書早已

* 1964年4月8—9日作。錄自底稿。1960至1964年所作序言有十二篇，現選此篇置書首，又選1961、1963所作二篇附書後。

佚失，連劉歆表章的古文尚書也不曾傳下，就是鄭玄所注的古文尚書也只存留了單詞隻語，這部書是出於三國時王肅或王肅的一派，經過他們一番搜輯加工而成的，它所根據的資料一一被搜出，贓證俱全，翻案不得，於是這部書就給人們稱為“偽古文尚書”，這部注也稱為“偽孔傳”。

自從這個案件受到了判決，人們才清楚地知道，偽古文尚書共有二十五篇，尚餘三十三篇則是由今文尚書轉寫為古文的，在轉寫時篇第和文字都有變動，例如堯典、舜典兩篇本只堯典一篇，皋陶謨、益稷兩篇本只皋陶謨一篇，而都給偽古文本分析開來。至於盤庚分為三篇，則是繼承了漢歐陽氏本；顧命中分出康王之誥，又是繼承了漢劉歆本。所以依了今文本，只有二十八篇。

這二十八篇文章，是尚書裏最古的文字，而尚書又是中國最古的古典，這該如何的寶貴？它的時代，從我們看，上起奴隸社會末期的西周初年，下迄封建社會初期的戰國末年，約略經過八百餘年，相當於公元前十二世紀到三世紀。這個說法當然不合於傳統的說法，因為這二十八篇文字舊分為虞夏書、商書、周書三個階段，而第一篇是堯典，末一篇是秦誓，堯典說的是堯、舜的事，堯、舜的時代一般說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紀，秦誓記的是秦穆公的說話，秦穆公的時代在公元前七世紀，所以，應當把這書的上限提前一千多年，下限縮短四百年。為什麼我們要這樣改變呢？

這個問題是複雜的，應當做專門的研究和說明，這不是本篇的事。簡單說來，堯、舜的時代還是處於蒙昧、野蠻的原始共產社會，那時沒有文字，也就不可能有正確的歷史，傳下來的一部分是神話，另一部分是由神話轉變的傳說，固然我們也可以在神話和傳說裏提取一點真實的歷史，但要做好這個工作必須先去正視神話和傳說，把它們各歸適當的地位上，然後方可以提煉出歷

史來，否則在神話、傳說、歷史互相糾結纏繞的情況下，要一下子抽取歷史，那必然會得到誤認神話和傳說為歷史的結果。從夏代起，已由部落進為國家，國家的基礎必建立於奴隸主和奴隸的階級對立上，可是那時還沒有文字，我們只能得到些後人記憶下的零星史料，沒法使它系統化。我們現在所擁有最早的文字資料，是六十年前在河南安陽發現的甲骨文，從這裏可以決定商王的名號和世次，可以看出商代的文化的種種造詣，但這塊地方是盤庚所遷的殷，這些甲骨的時代則最早不過武丁，商代三十一王，武丁的次序是二十三，可說已到了商的後期。那時已有史官，記載統治階級生活的一切，刻在甲骨上的卜辭尚且如此多，寫在竹簡上的歷史必然更豐富，所以當周人克商之後，周公爲了減輕商王士的反抗，曾對他們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多士）“冊”是長短不齊的竹簡，“典”是用架子擱起的竹簡，從這句話裏可以知道，商湯革了夏桀的命，這件事是記在商王朝的簡冊上的，現在周武王又用湯的成法，革了商紂的命，是合乎歷史故事的轍跡的，爲了周公和商王士都讀得這些史書，所以周公就用了商史的記載來對付商人。從這件事上，可知商書是該取得我們信任的。可是現存商書只有五篇，湯誓的語法過於平順，接近東周，可以說是後人擬作。盤庚這篇從思想上看，祖先的神靈既這般活躍在當時人們的頭腦裏，和甲骨文所表現的差不多，似乎可信，但其中“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等句，用的虛字如此之多，使得語句轉動活絡，卻和甲骨文大不相像，恐怕也是出於春秋以後之筆，至少是經過後人潤飾的。西伯戡黎、微子兩篇，敘述商貴族的說話，而一意譴責“殷王”和“殷民”，爲周人開脫侵略的責任，實在不近情理。這該是周人克商之後，爲了遮掩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栽贓誣陷的宣傳性的文字。爲了這些原因，我們把虞、夏、商九篇文字暫時擱一下，以待將來仔細的分析。

周書十九篇，大誥是第四篇，這是最可信據的第一篇，也是歷來讀尚書的人覺得最難讀懂的一篇。這篇是史官直錄周公的一次公開說話。他的話代表了三千年前的西土方言。爲了春秋以下的文化中心移到東方的齊、魯，大家多讀了東土方言的著作，對於西土方言越來越陌生，以致沉埋了二千餘年。試看王莽爲了維持他自己的統治，依照了大誥而作了一篇新的大誥，因爲實際上沒有讀懂它，所以處處生吞活剥，遺留了不少笑柄，在西漢王朝提倡讀經，尚書分立三家之學，王莽又是儒者出身，在他當政時擁有一批經師，可是還拙劣到那樣，可見西漢一代雖建都關中，而語言已絕不相同。這種障礙一向没法打破，所以使讀者望而生畏，歷代注家也只能望文生義，胡亂猜想。直到清代中葉以後有了金文的借鑒，方得以比較資料解開問題。現在我們又有比較語言學的啟發，知道周人接近羌人，也許周族就是羌族裏的一支，而現今的藏族即是古代的發羌，所以可以用藏語語法來比較西周的文字。從這篇裏，可以知道當時的西土方言，有兩種特點，一是動詞置賓詞後，如“不卯自恤”，二是甚多沒有意義的“辭”插入語中，如“洪惟”、“無”、“誕”等。這和藏緬語系是一致的。它的不容易讀懂，正是它沒有經過東土文化潤飾的明證。所以現在就把這篇文章細細地研究一下，希望可以給人們看出一個西周初年的語言和歷史的輪廓。

說到歷史，周誥諸篇無疑是最重要的西周史料。當周武王克商之後，商人在東方的勢力還是夠堅強的，時時乘隙求恢復，武王年壽不長，克商後二年即死，那時周人統治基礎尚未穩固，成王年輕，周公爲管叔、蔡叔所疑，奄、蒲姑等八國擁武庚出兵，聲勢浩大，周室內部不安，群情觀望，如果沒有周公的決心，和他用分化的手段拉攏敵方有力分子到自己的陣營，他是沒有勝利的把握的。周公做的工作是現實的，而在他的嘴裏所宣傳的則是上帝和祖宗的命令，他就用了軟硬兼施的手腕東征三年，鎮壓了

叛亂分子，解散了東方陣營，驅逐了東方人民，也強迫移走了一部分貴族和人民，於是在洛陽建立了東都，於武庚的遺址上封弟康叔，於奄的廢墟上封己子伯禽，於蒲姑氏的舊境上封太公望子呂伋，爲了掩蓋商、周兩族的矛盾，封商貴族微子於宋，而姬姓之國星羅棋佈於中原，在奴隸制社會的基礎建立了大一統規模的帝國，他一方面使周人儘量吸收商的文化而創造自己的文化，一方面又使周人的文化普及到當時所認的“天下”。這固然爲了周族統治階級的利益，但他醞釀了統一的文化和統一的疆域，從而使中原的人民不滿意於一國奴隸主的支配，而要溝通許多國爲一整個的大國（周王雖衰弱，仍隱然爲天下共主），這是對於人民有利的，我們該得表章他的功績。可是因爲周誥是用西土方言寫的，秦、漢兩朝建立大帝國時，大量的東方人民移民到居西方，因而方言急劇地改變，雖以司馬遷之生長西土，又一心著史，終因打不破語言的隔閡，無法利用這些珍貴的資料寫到周本紀裏去，他寫進的還不過比較易讀的今文尚書，至於難讀的幾篇，他只有一筆掠過，或勉強敷衍過去，這個悶葫蘆，直到現在方有打破的希望。

顏剛始在私塾，以童子試沒有尚書，塾師不令讀。其後科舉廢，入學校，年十六，始就學校課業餘暇，由祖父教讀這書。那時已頗好泛覽，得見李元度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知道我所讀的已被前代學者判定半數爲僞，於是吐棄僞古文尚書而欲奮力求二十八篇的真義。恰在那時又讀到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恍然於堯、舜、禹等都是“傳疑時代”的人物，於是想把閻若璩的方法運用到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四篇上去。但是要指出虞夏書出於後人補作，便不可不用周書，使得這工作可以得到真書的標尺，而周書竟是一塊鑿不破的化石。數十年來，夢寐不忘，在作文和教課裏也曾略引一點端緒，可是爲了問題的複雜和時局的動盪，全面的討論竟沒有展開。

1922 年左右，我曾把尚書以口語譯出數篇。到 1925 年，爲了語絲雜誌的徵文，試把盤庚、金縢二篇修飾一過，發表出來，目的是想給人們看看，古人是如何迷信祖先在天的神靈，他們如何利用了先王和占卜來麻醉人民的思想，又如何用嚴刑峻法來壓迫人民的行動，我替他們戴上一頂帽子，叫做“鬼治主義”，要使人們讀後打消了對於“古先聖王”的崇拜，爲反封建運動做一臂之助。但是爲了原文意義捉摸不定，這樣講、那樣講都講得通，所以也集合了各家的說法，略略作些考證。登出之後，想不到得着了許多出乎意料的反應，許多朋友勸我把二十八篇譯完。可是我年齡越長，讀書稍多勇氣卻越來越低，我想仔細地幹，全面掌握資料，一個個小問題都解決了再譯，可是這樣做了就覺得這是一個大工作，必須從語言和語法上、文字上、古本的校勘上、歷史的考證上——從頭做起，然後纔可以有比較確定的解釋，然後纔可以有比較可靠的翻譯，這簡直不是我一個人所能作得成的。因此，四十年來只譯出十餘篇，而又沒有定稿，看剛做這工作時幾天工夫就譯出一篇的，就慚愧得無地自容了。

全國解放後，我進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擔任整理古籍的工作。1958 年冬，史記點讀既畢工，組織上就把翻譯尚書的工作交給我，這是一件何等高興擔任的工作，但也是一個何等艱難的任務，使我喜懼交並。我就想作一回比較徹底的整理。爲了大誥是尚書裏最古最真的一篇，先行着手。寫好了覺得不稱心，就毀稿重作，在四年裏易稿三次，還覺得有問題，但我自覺力量已經用盡，只得發表出來，期待讀者的批評和改正了。

尚書二十八篇，據偽孔傳本計算，才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字，可是大小問題則不止兩萬。爲了時代過久，比較資料十分缺乏，又爲了文意不易讀通，古本異同太多，究竟不知誰是誰非。至於錯簡、缺文、衍文、誤字之多不勝枚舉，直有跬步皆荆棘的感覺。至於文字本不誤，但爲了古今制度、風俗、語言的不同，不